四書輯疏

孟子一

十六

ロ仁12
2796
30-17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六

後學會津安褧著

朱子孟子集註序說

蔡虛齋曰及朱子集註之成特於篇首節錄出本傳及韓子程子楊氏之言使人讀孟子者開卷之初已得孟子之履歷學術之大槩亦提綱挈領之意

史記列傳去聲曰中村氏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迹令可傳於後世孟軻趙氏曰金仁山曰後漢京兆人名岐字邠卿註孟子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藝文志註云字子車顔師古引聖證論一說中村氏曰出史記正義及傅子書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凡所攻治者皆曰業此指爲學之事也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唐司馬貞撰云王劭唐人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舊爲孔子八世孫孔鮒所

號 2796 巻 30-17

者朱子以為偽書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朱子於私淑諸人註云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書受業子思之門人未知是否是疑之也道既通李岱
雲曰或云司馬遷未必有見于孟子之道今曰道既通特泛言之愚謂不然後既云述唐虞三代之德則道之
所通亦即唐虞三代之道也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
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易只是陰陽屈
伸隨時變易而孟子能以時字稱孔子非知易者不能也故曰知易又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
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
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

游謂無官司也游事指為賓師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果猶遂也不果所言謂不遂聞所言而須其言也吳伯章
謂猶實非迂曲廻貌闊疏也語意與韓非子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同見猶聞也蔡虛
齋曰此言其齟齬於時也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
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
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蘇轍著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
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
記荀子等書皆不合二書以伐燕為湣王則孟子見湣王也孟子以為宣王時事則與二
書不合而不見湣王也而通鑑司馬溫公著以伐燕之歳為宣王十九
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通鑑考異

亦温公所著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衛兩文衛之諸庶公子好刑名之學楚魏用吳起衛人善用兵為魏文侯武侯將後奔楚齊用孫子孫臏孫武之後學兵法亦稱孫子田忌齊將天下方務於合從子容反連衡與横同陳定宇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蔡虛齋曰詩經註東西為衡南北為從秦居陝西以陝西而視山東諸國東西連亘其勢衡也故以秦而嚮六國是主於秦也故曰連衡山東諸國則無西一面只以南北相合而為從故以六國合約以抗秦所主者六國也故謂之從耳以攻伐為賢以善攻伐者為賢者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稱堯舜禹湯文武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蔡虛齋曰此言所以齟齬於時也須以攻伐縱横字與唐虞三代之德字相對看退而與萬章之徒類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序舒也述循也或序詩書或述仲尼之意作一句看蒙引悮矣作孟子七

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名愈字退之唐鄧州人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見答張籍書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中村氏曰此韓子原道篇論道統之說也所謂是者便是道而其所以為實者仁義也今按不得其傳謂無人得其傳者也荀名況戰國時趙人與揚雄漢蜀郡人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中村氏曰擇語二字承上文是字說孟子之沒不得其傳也荀與揚不繫于統也金仁山曰擇如擇善之擇不精謂辨不到恰好處不失之淺則失之差

詳如詳明之詳謂說得不透徹也惟其擇之不精明故其言之不詳明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中村氏曰蹈襲猶蹈藉襲因也謂循襲前人言語今按鑿穿究也空孔也本無其孔而今始鑿孔究也借以爲本無其事而今始言之之義撰造也言若無所見不能知言所傳者何事而今則不然能知言所傳者是道則其有所見也必矣虛齋依雲說不可用○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見讀荀子篇精里先生曰乎猶於句法出詩鄭箋微乎微醇而又醇之謂今按公羊傳有賤乎賤之語揚子法言亦有雜乎雜之語揚齋說非醇不澆酒也借爲純粹之義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病也駁雜也謂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不正也駁雜不純也只一句性惡見荀子性惡篇大本已失大本指性揚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揚子脩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是不識性也中村氏曰揚子既不識天命之性更何能說率性之道矣○又曰見送王塤序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蔡虛齋曰只是謂聖人之道全體之道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金仁山曰此言其氣稟之性蔡虛齋曰當時自顏曾外諸弟子惟得其性之所近未有能具體者朱子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金仁山曰如子夏居魏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子夏之學流而爲莊周子弓之後變而爲荀卿若水之分派爲異水也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蔡虛齋曰獨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爲

得聖道之大全故曰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流派所出爲宗故有大宗小宗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也○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正以其得斯道之大全正宗爲非偏岐末流之學也學者必由是而觀焉庶乎
其不失耳中村氏曰章末孟子二字以書而言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
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朱子引程子以明所以孟子之學出
於曾子而獨得其宗者以曾子能得聖人之道也程子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
人知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依此則知啓手足時之言非論語所載者而禮記所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之語也○又曰見答孟簡書揚子雲曰見法言吾子篇古者
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開也之廓苦郭反開也虛也如也蔡虛
齋曰此二句是子雲之言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蔡虛齋曰以下皆韓子之言孟子

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
蔡虛齋曰其指先王也大經上自王朝之間以至父子夫婦房闥之內先王莫不制爲之禮大法蓋指刑政典
章之屬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斂也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得十一於千百出陸機嘆逝賦張銑註云舊十今得其一舊千今得其百蓋失其九分矣安在其
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朱子
曰衽衣衿也左衽夷狄之俗也蔡虛齋曰侏離蠻語不分明之意無孟氏則楊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
無君之敎而淪胥於夷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去聲
此也陳定宇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楊中之抑只看向無孟氏三句斡轉而
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開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

偽甚於身溺故也

或字鄧文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輔潛庵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圭角見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比其權度審矣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輔潛庵曰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者蓋總言仁義養氣二事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則又專指養氣言也今按仁之難成也由利欲害之也故以義字配說則於闢利也甚力而仁之成也易志之難立

也由氣不充也故以養氣配說而後志有助而其立也易是孟子所有功於聖門也仲尼說一箇志如說志學志道之類是也孟子說養氣之語凡六百餘言故曰許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未發謂本有之而未以言語發明也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任負也言顏子孟子皆識時也

○又曰孟子有些些少也英氣輔潛庵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才僅也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陳定宇曰英氣甚害事蓋責備賢者之辭如顏子便渾厚無圭角也不同與孟子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

次也亞次也亞聖指顏子輔潛庵曰若顏子之質雖甚剛明然其學力到後便自渾厚不同去聖人只隔一膜故可為聖人之亞而孟子也位又其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凍也與水精即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冰與水精譬大賢玉譬聖人温同蘊苞裹曰蘊潤澤也含包也蓄積也對英氣看

楊氏龜山先生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言教人或說存心養性或說收其放心惕齋謂說倒了誤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輔潛庵曰楊氏發明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甚說得孟子意而又可以使學者知為學之要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孫詒仲曰慶源輔氏云大學正心後脩齊治平更有工夫在愚按心正則脩齊治平自此推之耳所謂脩己以安百姓致中和而位育也楊說是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分明是倒置朱子云云者論其理耳歐陽永叔名脩宋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金仁山曰見六一集答李詡性論第二書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之所罕言也云云今按永叔云云但知依論語而不知依孟子之故也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中村氏曰謂不須添一物而天下之道皆由此出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

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潜庵曰此説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眞可以繼孟子之傳矣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章句蓋猶稱篇也章者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絶也共篇中之所有故篇亦曰章句歟張祜詩曰李陵章句右軍書謂詩篇也與註之別名不同故注疏本別題曰漢趙氏註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僭稱王按當孟子之時齊梁之君己僭稱王號故孟子即稱之夫僭稱王者雖諸君之妄而孟子是記事言之書與春秋正名分之書不同安得與之許白雲蒙引緒言似共不會註中僭稱二字可謂誤矣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恐有以孟子守

不見諸侯之禮而見惠王爲疑者故引史記以明孟子之見應其禮幣之聘而非自往見之也禮字就惠王身上說

註翼 胡期僊曰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一旦承梁惠王卑禮厚幣之招乃自鄒至梁見之所以答其禮而冀其道之大行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張泰嶽曰如今稱老先生一般金仁山曰古人尚年以叟老爲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林次崖曰之類所該尚廣

註翼 吳伯章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王觀濤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張泰嶽曰叟你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有何計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國乎今按亦字對當時富強之徒言周聘侯曰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李岱雲曰吾國中雖包有大夫士庶在內而惠王開口既曰利吾國則推極其私小心腸並亦不問大夫士庶之利如何止知利吾而已故下文孟子以大夫之吾家士庶之吾身故在吾國之外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仁義俱以偏言者言仁就接物上說義就應事上說者心之德心之制二句者明其由內形外之意理字是親親仁民愛物之差等也制字是裁制之義朱子所謂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者此釋仁字與論語集註釋前偏後專者不同故互異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放與做同此陳定宇曰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然後結之

註翼 孫潛村曰梁王初見即以利爲問其錮蔽深矣孟子始之曰何必曰利終之曰何必曰利首尾相應緊對梁王一問蓋先攻其邪心使之利心盡去而仁義之說乃可徐進也張彥陵曰這兩句且只就

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胡期僊曰何必是決其不可陶謹之曰亦有本心之德以愛人則爲仁本心之制以處物則爲義而已矣鄭雉千曰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更無他道可言意今按見利外有可必言者吳蓀右曰亦字對利字又按有字謂固有之義未是孫詒仲曰殺一無罪非仁仁則外不興兵構怨內不嚴刑重罰也取非其有非義義則外不爭地爭城內不厚賦重斂也孟子告諸君以王政省刑罰薄賦斂制常產設學校皆仁義之事也又按仁義兼自脩施政言孫詒仲只就政事說偏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曰利之意也上文言何必曰利者謂利之不可求也以理言也此段言求利則必有國危之害者所以使人深知利之不可求也故曰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取不當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胡期僊曰上指惠王下兼大夫士庶人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一車曰乘故萬乘是一萬車千乘是一千車故曰車數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天子畿內地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三禮義疏曰凡言方非正方以開平法計之有此數耳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室氏曰采地方百里之下當添者十二字若方百里則不可出千乘矣盍集註偶失考索輙以方百里爲方千里十分之一不知方百里實爲方千里百分之一非十分之一也今按下章註曰百里小國也云小國則非千乘之國可見爲偶然考索之失矣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

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是滿足的意思

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扶問反下同陳定宇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今按千乘百乘特以其大者言耳非謂盡然也論語千乘之國孟子百乘之家可證自許益之叢說以祿解之蒙引諸家多從之然其說本出趙註則朱子從之必當有明文而今不然則指上文千乘百乘言也明矣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註翼】林次崖曰自王曰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曰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張彥陵曰以首句爲綱王爲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擾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啓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盧未人曰

此章本言侯國曰萬乘者帶言之耳胡期僊曰王曰設詞何以是謀爲意取作得字蔡虛齋曰上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也指南曰單以義言與利對也不必瑣瑣補仁字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蔡氏曰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之說不過推仁義中有自然之利耳非謂方爲仁時便計不遺其親之利方爲義時便計不後其君之利也蔡虛齋曰上文只曰亦有仁義而已而此則又加以未有遺其親後其君者蓋直是要說仁義自有其利也仁義既自有其利如此愈見得又何必曰利○此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之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始終是利而無害上條所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免於害也○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

遺猶棄也遺志也謂

意不存録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
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
於己也故人君以下說本文上下包含之意也盧未人曰人知愛親必知親上所謂孝者所以事
君也故註總以親戴於己言之
【註翼】盧未人曰此節上面要提人君躬行仁義與上節何以利吾國相應則其下化之不遺親後君
與上節大夫士庶交征利而弑奪相應○一說親亦指君謂民之於君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不遺親就是
不遺君此意雖新恐於論仁大道理未當蔡虛齋曰本文仁義字似指在下人言故有君有親孟子只槩
就在下人說利却歸於上今按仁義是當然之工夫不遺親後君是自然之功效若只說工夫而不說功
效則未備故既說工夫後說功效也所謂罕言利是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上句結未有節言仁義之正雖無其利猶
所當言也而況其利之若此乎下句結王曰節言利之私即無其害猶不當言也而況其害之若彼乎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輔潛庵曰根者如草木之根於地
曰固有者又見其非可移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輔潛
庵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使生出箇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來遂欲己長人短人
少己多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蔡氏
曰此發明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意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
已隨之蔡氏曰此發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之意所謂毫釐之差心之
公私千里之繆靡幼反蔡虛齋曰一則愛親尊君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一則不奪不饜利未得
而害已隨之千里之謬也利與害之分義與利之間耳此所謂毫釐之差此孟子之書所

以造端託始之深意蔡虚齋曰造端如造衡者必先為權造車必先為輿托始謂於
此而始也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司馬氏名遷西漢龍門人為太史令
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太史公說此利字非論語本旨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此語
見史記孟子傳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
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
害如弑奪之禍孫詒仲曰或云程子君子未嘗不欲利二句有病愚按或說不然今按孟子嘗曰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君子豈不欲富強耶然專以富強為心則害義故惡之胡斐才謂此所謂利如易利貞之

利是不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如不遺不後當是
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而救其
弊此聖賢之心也金仁山曰拔本塞源語出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子首格君心掃去利
之一字如拔木之根使不復生塞水之源使不復流則禍亂熄矣
諸翼 說統曰王亦曰仁義直要他果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絶不求利不是說不說便罷今按
亦字對利字非對聖賢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空地鍾水也行樂之地鴻鴈之大者

麋鹿之大者 適情之物

註翼 胡期僊曰見惠王就在梁之時與上不同顧是王舉目視王鳳洲曰想是接見之后同遊於囿故立沼上有顧而爲言也顧麟士曰楊龜山云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日字當連上也盧未人曰賢者指君言與賢者亦有此樂之賢者不同陸稼書曰按梁王口中說賢者不要太深彼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居不賢須說有分寸今按胡期僊謂古之賢君誤丘月林曰立與顧兩事平看此字兼所立所顧說若依蒙引單指鴻雁麋鹿則孟子兩個此字亦當只指鴻雁麋鹿矣周聘侯曰觀後兩節以臺池鳥獸並言可見又按王意樂此以爲賢者當樂也與齊王之好樂好貨好色同故孟子導之以賢者而後樂此也不是慚詞亦不疑詞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陳定宇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

註翼 張泰嶽曰君有賢徳則民心懽感和氣流通故能享此臺池鳥獸之樂若夫不賢之君民心離而國勢蹙雖有此臺池鳥獸不能享其樂也許白雲曰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戸角反於音烏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文王以民力爲臺以

下是孟子釋詩之詞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經度之制其深
廣靈臺文王臺名也臺積土四方而高者朱子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
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營謀為也定其方向而版築也攻
治也治作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
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不召自來也靈囿靈沼臺下有
囿所以域養禽獸囿中有沼池之別名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
不驚動也鹿至易驚動而馴伏不動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
歎美辭蔡虛齋曰此乃民樂之辭牣滿也以魚言孟子言文王雖用
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盧未
人曰民歡樂之總言加以美名樂其所有皆歡樂中事吳蓀右曰民乃趨事亟成而歡樂之且加以美名

而又歡欣讚美樂其臺下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鼈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
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吳蓀右曰文王平日愛民與聚
勿施而與之偕樂故民之得所樂者亦樂君之樂而文王遂能樂其所樂長享太平無事之休也中村氏
曰樂其句應王在六句今按三其字俱指文王

【翼註】經始謂度始靈臺也陸稼書曰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即營之也○古
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講蒙引存疑淺說皆然蔡虛齋曰庶民子來二句追言所以不
日成之朱子曰魚滿而躍言多得其所也胡期僊曰躍是跳三其字俱指文王翼註曰與民偕樂是平日
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民欲與之偕亡三句是釋書之詞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格菴曰此說出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講翼〕李岱雲曰按集註于予及女偕亡之下明云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指桀說言凡爲君者不恤其民使民至欲與之偕亡更何能獨樂若前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愛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作寔事說時解有謂不必說到覆亡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自不能樂者非是即如梁王雖未到民欲偕亡然糜爛其民至以子弟殉之亦未必不愁慘矣梁王其卽不樂否但未至民欲偕亡之甚故尚在沼上游觀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謙言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少壯之民以就食就食就賤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粟有甲者也移粟使民自移其粟耳

【註翼】鄧雉千曰於國猶云治國李岱雲曰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用心可見盡心正貼政上說今按
政兼常變言舉救荒者以其變而尤當盡心者耳謂
專指荒政偏矣蘇右曰焉耳者懇至之詞孫疏言至
極也盧未人曰河內凶數句是盡心於民之事蔡虛
齋曰移其民於河東移河內之民於河東也移其粟
於河內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也胡期僊曰察替察不
加少只是依舊无消耗意不加多只是生齒如故今
按不專就凶歲說不必逃亡歸附岱雲
說不是胡期僊曰何也有歸罪歲凶之意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此以戰國

戰陣言如左傳所謂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也不
必依周禮金謂鐸鐲鐃之屬鐸大鈴也鐲鉦也形如
小鐘鐃如鈴直猶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
以此而笑彼也盧未人曰棄甲曳兵喩不行王道百步喩隣國不恤其民五十步喩惠王
能行小惠五十步笑百步喩惠王望民多於隣國今按恤愍也李岱雲曰註特下一養字固上對移民移
粟說亦可見下言王道只重養不重教也此是朱子作註釗錄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
心焉則末矣荒政救荒之政周禮大司徒有荒政十二先王之道指仁政也

【註翼】許白雲曰棄甲曳兵謂戰而負者胡期僊曰兵
戎器接是交戰棄甲以身被甲難走故棄之曳
兵以手拖刀利于走也或見有不盡然之意止住也
何如是詰其可笑不可笑是指五十步亦對百步看

此指五十步不可笑百步無望言不當望意李依雲曰按蒙引謂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愚謂之字指戰士鼓字仍虛謂擊鼓以進戰士也○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必戰勝者乃可笑之行小惠者不可笑鄰國之不卹其民則必行王道乃可望民之加多本節未提明王道已有當行王道意故下便接說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耕犁也耘除苗間穢也收斂積聚也是正治田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蔡虛齋曰興作興徒作事也盧未人曰如鑿池築城之類

胡斐才曰田獵講武不與興作之目今按之字指民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汙下也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詩毛傳曰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賣也禮記王制曰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胡雲峰曰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蔡虛齋曰斧蓋今之斧頭斤蓋今之鍬刀蓋斧以破之斤以斷之此皆爲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謂未行井田諸法以前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裁抑也節愛養之事也謂不入不違時入之類輔潛菴曰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鼈材木之類撙節愛養之事謂不違農時不用數

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指南曰此時法制未能具備且就目前安養其民使生計稍立以收拾人心然後徐爲之圖

飲食五穀魚鼈以爲飲食宮室材木以爲宮室所以養生祭祀五穀魚鼈以供祭祀棺槨材木以供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資取也資之言爲食用也言治國者能使民所急者皆有以資用之無所恨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

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吳蘇右曰此見爲治之初法制未備教養未行姑以是而資民之所急則其心既得而爲治之本端綱紀法度亦可次第施行故曰始陶謹之曰始字是根脚不是起頭陳定宇曰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今按存疑緒言謂本節無說得民心意講述謂此節不是王道俱誤

註翼林次崖曰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張彥陵曰順

其所欲曰不違胡期僊曰不違是在上者不奪農時勝作盡字不入是在上者禁之使不入時指草木零落之時材木是木之成材而有用者是承上二句來無憾是死無恨各遂其願張彥陵曰不可勝食勝用只說生殖繁多尚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蔡虛齋曰洿池者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山林之分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喪讀如字不音去聲謂死而喪之也盧未人曰穀兼五穀或泥春耕夏耘只就稻說似太泥陸稼書曰王道之始句要見得王者猶未敢以爲盡心也今按王道謂所以君師天下之道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之

○五畝之宅人之居舍曰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為歩歩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畝為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内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毎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若以今尺歩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之一畝十歩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中村氏曰註獨言廬舍植桑而里宅之植桑不待言也五十始衰非帛帛是繒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古者賤者衣褐若深

衣亦以布製之則未五十者衣布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孕懐子也字乳也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張叔輿曰為傷妊生之類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林次崖曰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蔡虚齋曰大註本後篇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此孟子自疏也安得偏據漢儒之王制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格庵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井地也即井田也今按井田之法成也謂庠序皆學名也蔡虚齋曰指郷學非謂國學也舉後秀及九郷之民皆敎之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林次崖曰謹庠序之敎所謂者廣不止孝弟而所重則在孝弟故特申重之指南曰如三令五申之謂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頒與斑雜色也同老人頭半

白黑者也須白是連屬字講述說誤負任在背背上駄著戴任在首頭上
頂著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
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
十不言五十舉重以見形甸反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
猶秦言黔其廉反黑也首也見史記秦紀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
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
詳瞿昆湖曰註中盡法制三句法制即所以品節也品節即在法制中而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裁
成輔相之道更無兩事林次崖曰兼教養說饒氏只就衣帛食肉說非是極財與裁同成輔
相去聲之道以左右左右並去聲助也民易泰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朱子曰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林次崖曰裁成輔相之道即所以
左右其民輔氏陳氏以裁成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今按道字以人言是王道之
成也張泰嶽曰此是王道之成人若必如是而後為盡心耳彼一時之小惠豈足道哉今按成字對
上節註始字謂治功成也忽深看

【註翼】陸稼書曰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
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指南曰五畝二段是養謹庠序一段
是教上專言養此詳養而帶教見是王道之成說者多謂此因論救荒而發宜重養上大欠體會七十二
句又總上面之詞而申說之以起必王意而教之意亦在其中楊琨阜曰上節雖王道之始實所以基王
道之成下節雖說王道之成實所以收王道之始祭虛齋曰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狗有三守狗獵
狗豢狗此是指豢狗也〇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

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田之時者非也鄧雉
千日奪時之事非一凡無益之擾可已之役酷刑重斂皆足奪時張彥陵曰逆體其所惡曰勿奪冀註曰
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異文競競乎一稟乎天命民心之正盧未人曰七十衣帛食肉內要
補不負戴意黎民不饑不寒內要補知孝悌意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以法度節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貸他代反施也也歲謂歲之豐凶也豐大有年也凶饑荒也是說歲字之義大文歲字指凶歲說　惠王不能制

民之產已不行王道不能使民有恒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又厚斂于民以養禽獸汪武曹曰不能制民之產句雖單對五畝之宅節而使狗彘得以食人食句便包不違農時節在內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孫詒仲曰言既不能制產又使狗彘食人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以富教斯民者異矣言其不能行王政也不必如蒙引言先王於人尚恐濫用豈肯使狗彘食人食為與先王異也今按言惠王之所為已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則民之饑以死者乃王之罪非關歲凶也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蔡虛齋曰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蓋所移者只是科率不凶之地之民之粟而已今按言所謂移粟者特民粟則吝己之財而不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七刀反把持也刃者之殺人也故設喻以曉之不罪歲則必能自

反而益脩其政呉蕤右曰自反謂引咎責躬益脩其政有先發倉廩以賑貸以紓目前之急行王道之始事而繼行王道之終事意李氏云曰無罪歲如何天下之民便至須是自反修政始得故註必補實此一句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實不虛也謂農桑教養都是實事不復高遠難行者也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以民心言下同猶知尊周之為義天命未改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聖人之心至孟子時七國爭雄七國謂秦楚齊趙韓魏燕也孫詒仲曰七國爭雄各擁地數千里而周之削已甚典章制度蕩然無存版章土宇咸已盡失分為東西二周地不大於曹滕聽命於秦楚以偸安旦夕僅比於附庸小侯雖未亡而已亡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天命已改而生民之塗炭已極蔡九峰曰塗泥炭火也當是時諸侯

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賢者之心王魯齋曰疑孟子者以其不合勸諸侯為王故程子著此語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云者以人合者也故有當從之義則從不有當從之義則離者也聖賢亦何心哉言孔孟何心而云爾設問辭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答辭言孟子所以勸齊梁者以視天命已改也孔子所以尊周者以視天命未改也陳定宇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

註翼指南曰此方舉他弊政病民言之欲其引咎責躬而自盡以得民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撿見平日之視民既輕於物而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見今日之視倉廩尚重于民又乏以救民之死人死兼此二意今按詩詁九可食之物曰食刺刃之也胡期僊曰食人食是厚斂于民以養禽獸塗道路之間兵刃劍之類罪歲是歸罪凶歲蔡虛齋曰初觀惠王之問似若無罪歲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

遂得其意於其所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内就見他是欲歸罪於歲以爲我雖盡心如此然民終不加多意者天殃下民而奪之歲人力終莫如之何耳張彦陵曰無罪歲内便含罪己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王道元曰天下對鄰國看至對加多看正見王道之作用不小與小惠迥別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　蔡虚齋曰按上章孟子之於惠王既曉以小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擧王道之始終告之以見其所以得民者止在此而不在彼末又指其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惠王蓋有感於其言至是請於孟子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以受教安定也不必如蒙引對勉強看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杖也

註翼　蔡虚齋曰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爲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目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不然雖縷縷於王道之陳何益哉此即所以教之也○以惠王狃於故習猶未知其所爲之病民一至此極也故以梃刃二端先發其意張彦陵曰只將四句相形説去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胡期僊曰殺人貫至與政句呉蓀右曰殺人者或以梃或以刃有以異乎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指南曰此註當發在此率獸食人上面

註翼 蔡虛齋曰既又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乃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廄則有肥馬矣且肥肉何從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哉於是民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民以至於飢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吳蘇右曰庖有四句不平因上三句致有下二句胡期僊曰庖是熟肉之所廄是牧馬之閑飢色是飢餓之狀未死者率是驅鄧雉千曰餓莩而曰野是不特饑死而且無有收之者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

惡在猶言何在也言無有也

註翼 盧未人曰獸相食一節言殘民非居上之道蔡虛齋曰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有不容已者矣夫父母之於子寧有虐殺之者乎此孟子之善於啓迪不可及也吳蘇右曰獸與獸相食且人為其以類相殘而惡之胡期僊曰行政之論忽入虐政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顏師古曰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見禮記檀弓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蔡虛齋曰蓋世俗人所為吳伯章曰機發謂設為機械使能發動疏曰垾

蒼云設關而能偏跳故名之曰俑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言其人必無後嗣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木人與大文不同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翼註曰實字正對象字○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爲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輔潛庵曰李氏發明得最好爲人上者必能體父母於其子頃刻不忘之心則庶幾其能盡保民之道矣

【註翼】蔡虛齋曰作俑一條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今按本節似無就利害論意稼書蔡右說不可從史氏曰詳經註之意皆以爲俑太似人而葬之爲不仁而可惡蓋以似人而葬之猶且見惡者以其使生民飢死者之尤可惡乎若以爲殺人之漸而惡之則孟子之言爲無味矣檀弓曰不殆乎用人乎哉亦以其太似人而用之以殉故云爾非以其爲殉之漸而惡之也胡期僊曰爲是原仲尼惡之之意其使措虐政說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所謂文侯惠王之祖父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

秦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云得邑八胡斐才

曰前人謂未知孰是比猶爲去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死者疏以

作死不惜命者說可從焦太子及九死於戰者言蒙引諸家依史記所謂辱宗廟社稷而指其先人者誤

講翼張彥陵曰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爲主以施仁政三字爲綱以省刑薄斂爲眼目而精神轉折

處全在暇日二字上李衷一曰晉國指文侯武侯之時言非謂從前晉國也張泰嶽曰論其強盛天下諸

侯之國無過之者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吳蓀右曰

能行仁政二句即是下文意也

講翼蔡虛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況以堂堂千里之梁何以見百里可王王如施仁政於民云云

鄭雉千曰因王委頓故先以此欲動而振作之指南曰且泛說行王政意且勿露顧麟士曰地字略頓方

百里連說吳伯章曰以王當去聲可王同其例已見上章此後經與註皆不及贅音胡期偎曰只是與王

業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

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蔡虛齋曰仁政又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

者耳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易治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故曰大目

也到用功耨耘也去草盡己之謂忠以心言以實之謂信以言

言蒙引誤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

脩禮義李係雲曰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分明以仁政單承省薄來玩則民得三字則深耕易耨正由于省薄之仁政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玩又有字則暇日即是深耕易耨之暇日而得以有之者仍省薄之仁政爲之也吳蘇右曰如煩刑橫政民皆重足而立安得有從容閒暇之時此可見生養休息氣象今按以孝悌忠信之德事父兄長上是以則事皆禮義也故以禮義二字括之以事言也

尊君親上以平時知方言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以有事時有勇言

註翼 盧未人曰省刑就當時之太煩者省之薄斂就當時之太重者薄之非謂減省中制也胡期僊曰稅是征租斂收也蔡虛齋曰深耕深於耕也不苟且鹵莽而已異註曰脩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李氏曰其者小民自有之孝弟忠信也吳蘇右曰入以出以二以字指孝悌忠信李係雲曰入事父兄出事長上都是這箇自以不分爲是虛齋諸說俱有病至輔氏以深耕易耨爲薄斂之效修孝悌忠信爲省刑之效尤謬胡斐才曰二其字則親長上實無異于父兄矣猶有不樂於效死者乎王觀濤曰可使二句且只說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指南曰不可認眞在鬭敵上看只是形容他平日一點尊君親上樂於效死之心著實有忠義奮發不可過處耳今按制作也撻打擊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敵國泛指無道之國當征者若獨指齊秦楚則猶是報怨之事非救民之舉也當辨孫潛村說非

註翼 指南曰彼奪其民時上先點不施仁政繁刑厚斂意凍餓離散則救死且不暇奚暇治禮義哉句句反上節看胡斐才曰上節是言我有必勝之形此節是言彼有必敗之勢汪武曹說不必胡期僊曰凍餓是不煖不飽離散是奔走四方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借言形容暴虐意思征正也正虐民之罪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胡期儁曰誰指敵國之民盧未人曰以心言勿以勢言

註翼 顧麟士曰前兩節分說此節總說蓋分案總斷也林次崖曰彼奪其民時一節即是陷溺其民也故承之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所謂百里可王以此而已彼區區報怨雪恥俱不足言矣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盧未人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亦以仁者無敵故耳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仁者無敵之言蔡虛齋曰此章主於百里可王仁者無敵之言皆是客詞也大註云百里可王以此而已亦提掇得緊急○孔氏名文仲字經父宋臨江人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孟子之語蓋孟子之本意言孟子之論雖非不用兵也然惟其志在於征無道而救民于水火耳孟子之本意蓋如是故為惠王言之也

註翼 朱子曰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王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但可已哉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註翼 胡期僊曰孟子在梁適襄王嗣惠王而即位因廷見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没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其出言略無從容之致蓋容貌望之二句辭氣下皆辭氣乃德之符陳定宇曰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輔潛庵曰其形於外者如此則其中之輕脫荒肆可知矣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問所以定之狀也蒙引諸說或以人言或以時言汪武曹謂二說可兼用俱誤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註翼 鄧雉千曰出語人四字直管到章末蓋通章皆出而語人之詞胡斐才曰出語之人集解謂想是孟子同志隨行者非泛泛外人蔡虛齋曰今見襄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爲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然此一段議論所關繫於世道君道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垂後世胡期僊曰望是遠而瞻望就是近而親就二之字俱指襄王中村氏曰孟子自述問答之語故著一吾字下二對亦嘗之林次崖曰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定于一必天下合于一統然後定也朱子曰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註翼 盧未人曰孰能一之一段就君言王意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天下無能一之君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 甘也 心所好尚

註翼 鄧雉千曰說個嗜字見不以為慘而轉以為樂意指南曰不嗜殺人指平日有好生之德能以仁心行仁政者能一之且盧說勿涉下文民望意翼註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蔡覺軒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 問也與猶歸也

註翼 盧未人曰孰能與之一段就民言王意分土分民各有封疆天下無可一之民也鄧雉千曰上孰

能一問何等之君能一之此孰能與問誰人肯歸向他口氣俱是難之之詞下文誰能禦之正答此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孟子内竝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 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 張泰嶽曰牧是牧養君以養民為職故叫做人牧 領頸也 頭莖也 蓋好 去聲

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名轍字子由宋眉山人集疏以爲蘇軾恐誤今從纂箋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爲大出漢書賈誼傳謂爲大語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日知錄曰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王江東或遂以亡國秦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偶適然也言晉之合而復分秦隋之遂以亡國孟子之言非偶當也眞理勢之必然也孫潛村曰秦漢以後千百世廢興

成敗之故被孟子定於一及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二句斷盡非大聖大賢豈能有此至論卓識

註翼 周聘侯曰此節只言天下所以莫不與之故胡期僊曰莫不與言不特一國之民與之舉天下皆與之苗是禾之始生與是槁者復起其指苗之指苗引是伸誰指列國之君陶謹之曰苗之生意枯槁矣盧未人曰王知夫苗以下正明莫不與意旱槁喩今人嗜殺雲雨喩不嗜殺人苗興喩民歸蔡虛齋曰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勃然興言今按此處不必如引解添出天心之不嗜殺吳蓀右曰今夫四句正指當今之時說張泰嶽曰戰國之君雖至不道豈有嗜殺人者特以甘心戰鬪視民之死而不恤故孟子以嗜殺人警之徐玄扈曰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構怨是也嗜欲故嗜殺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爲生機則能轉不一爲至一翼註曰望以心言歸以身言孫詒仲曰誠如是也謂誠民引領而望如是也不必如蒙引該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一句也上文其如是亦止謂其浡然興如是不弁承作雲下雨說也趙註曰如水就下沛然而

來說約曰通章皆作自述語奇亦七篇之別體孫潛村曰國策文時有此章法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 音壁 渠良反 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 晉文公名重耳 皆霸諸侯者 霸諸侯把天子之事者

註翼 李安溪曰一見梁惠而爭義利之分一見齊宣而嚴王霸之辨非仲尼之徒之傳者則不以進此開篇大指也韓愈言孟子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謂領其要者○前半章發其仁民之心至老吾老段結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結說約曰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悖其眞心興兵構怨以戕民生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林次崖曰此章論說雖繁要看他精神命脈所在通章主意在是心足以王一句是就齊王見牛一事而許之也王觀濤曰全章分五段看孫潛村曰亦有作四段

六段看者安溪又分前後兩大段其說雖各異而於理皆通朱子曰事者營霸之事金仁山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事孔門固嘗書之矣呂晚村曰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許白雲曰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爲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 稱道誦說 董子 名仲舒西漢廣川人 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 同霸 爲去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語後字與後獲後其君後字同古以二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亦此意也 輔潛庵曰董子之說詳故引以爲說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蔡虛齋曰謂必欲孟子言也 王去聲 謂王天下之道 王天下以位言對桓文諸

侯之事言

【諸翼】胡期僊曰徒是學于仲尼者今按後世指爲孔氏之學者傳是傳授指南曰則字極重與答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語同題鏡曰王天下之道自有道之傳之聞之者今按桓文之事即是利王即是仁義與答梁王者同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陶逸則曰有保養意含下衣食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有保恤意含下凶年死亡有保護意含下與兵構怨今按護擁全之也

【諸翼】指南曰保民可畧讀而王莫之能禦是一氣保民即是德勿云德足以保民此處且慢露心字到后面引愛牛一事方提是心足以王出來李衍雲曰齊王若不知王道本於德却如何問及德上來是隱隱見得王道不在于利而在于德矣只不知所謂德者何如耳虛齋說未是此皆齊王足用爲善處不

可混過了今按王聞王乎之言意今列國分爭統之爲下以臨于天下則在于德故問云云保民二字答他德字而王以下答他可以王陳定宇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胡期僊曰莫禦有知失意其謀勇失其力意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齕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下没反集註音核核字有二音宜審齊臣也釁謂塡釁也鐘新鑄鐘成

而殺牲取血以塗朽也其釁孔也郄乞逆反與郄隙義同也朱子曰大抵鬼
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鍾釁龜皆此意今按此註本趙註而趙註郄下有因以祭之
曰釁六字而截之不用則不取許慎及顏師古說也觳觫恐懼貌是個畏死的情狀孟
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註翼 胡期僊曰乎哉有恐己不足當意舍之舍是勿殺之指牛易是換之指牛呉伯章曰吾不忍至
死地作一句只觳字讀下文即不忍句同若似也指南曰不忍字極重孟子全執此二字百方開導欲其
察識而擴充之如下文所云也○若字從觳觫上形狀之詞言此牛恰像無罪而就死的模樣不必將人
形容○以羊易之亦是王語牽牛者使易之今按忍含忍也陸稼書曰存疑謂羊血如何釁鍾孟子姑以
此贊之主於開導其君耳看來如何見得羊血釁不得鍾此意殊不必許白雲曰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
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

迴別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苦郭反本避諱作廣後並同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
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李伭雲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釋是心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釋足以王以此一句直包後文故朱子即以後文釋之非定
要人先說出來也故孟子指而言之用一故字便見上三句乃推言是心足王之故只指而言之四字貼
本句耳欲王察識於此貼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二句而擴充之也又包含下文說蓋
不爲擴充則不須察識矣故又補此一句胡雲峰曰察識屬知擴充屬行顧麟士曰察識擴充是心足王

句内尚不可用吳蘇右曰寔預領以下通章之意而
拈之於此耳○蓋若說明惻隱後又何用反求說出
擴充後亦何用復說推恩朱子只要明白書旨故透
後節意註在此耳今按察識謂認得見牛不忍殺之
心即是惻隱之心也擴充謂推廣充
滿其本然之量也蒙引諸說稍差
的意
思

愛猶吝也 吝惜財費

註翼 王觀濤曰首段王是心足王是斥伯崇王而許
齊王之足王盧未人曰心即不忍觳觫之心時
說心字虛說未露出不忍恐妨下句看來上面已有
不忍觳觫說話即當入講下句是設為愛與不忍兩
端以啓王察識自與上不相妨胡期僊曰足是充滿
愛是愛財指易之以羊說蔡虛齋曰百姓皆以王為
愛也一句亦甚喫緊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
問便只恁地說了甚矣孟子之善于言語也呂晚村
曰有謂百姓皆以王為愛是設言以觀齊王有是事
便有是言情理之至不必謂之設也陶謹之曰臣固
知不忍句最妙正撥動他靈機的轉語鄧雉千曰蓋
此不忍從牛而動卻不因牛而有觸牛而發自不隨

牛而
止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 胡斐才曰首三句是說我有可議之迹
故末句用心字一轉然齊王雖謂我心
不如是卻仍
在迹上辨

註翼 王觀濤曰次段王遠庖廚是啓王以察識張彥
陵曰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來今按李岱雲說失
之顧麟士曰然字亦大槩首肯之詞識有百姓炤上
為愛句齊國以下炤上不忍句俱是依樣葫蘆語畧
不見有察識之心故下節又設法以難之也合討曰
宣王只求解個愛字竟不自覺察識此心為惻隱之
端乃仁心之發胡期僊曰褊小是窄狹見財出有限
意陸稼書曰即字恐是即如夫子所言之意若作不

及計較意則齊王此時已能察識矣又按作但字看非誠有句指迹言齊國以下指心言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蔡虛齋曰故字是故意之故今按本心即惻隱之心故卒以下貼宜乎一句言不能分疏百姓爲愛之言卒以爲宜然也胡斐才曰到此方是設難前百姓皆以王二句非難也看語次如此鄧雜千曰孟子本知王不是愛牛其故全在見牛未見羊但直告之則他不醒故前用百姓皆以王爲愛句起發他無奈王答得冷淡略無察識之意故又設爲牛羊何擇句以難之

【註翼】胡期僊曰小指羊大指牛彼指齊百姓惡知不知其爲之指心不忍是指以羊易牛宜作當字看劉上玉曰三句三說是誠句自疑非愛而易之句自解宜乎句自認今按王被孟子何擇之語難倒了言雖獨不忍乎牛而忍乎羊則非不忍也亦非愛財而易之則非愛也吾不知果爲何心了自家尚不曉得則百姓之以爲愛者不亦宜乎末句單承是誠句蒙引以下諸說俱失之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四書脈曰無傷

於不忍之心也術謂法之巧者輔潛庵曰巧亦非穿鑿以爲巧蓋隨物賦形逶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爾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解上三句蔡虛齋曰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言不可自沮了決須行得遂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言初未嘗有不忍之心可遏於事何所妨碍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已蓋理素具心隨感而發者也盧未人曰言有可愛之理而未動於心也今按稼書以蒙引爲太拘不可從又按兩全無害謂全不可過之仁而不害全不可已之禮而不害也與上害字所指不同雄千謂牛得生固無害羊雖殺亦無害誤又按註分明云爲仁之術則常解以術行仁之說爲是徐思曠仁自

生術之說過巧斐才從之誤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輔潛庵曰所謂用之以禮則如記所言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與天子無故歲三田之類皆是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解君子之於禽獸以下庖是宰處廚是烹處遠庖廚不身到庖廚也預養是心預養不忍之心於未發之前而不使發于不可發之事也爲仁之術本主待人而此待禽獸之事也故曰亦曰廣廣推廣也猶云說不可從

講異胡斐才曰因上不自解遂迎其機而代爲之解周聘侯曰不是故爲獎誘之語是乃喚醒指點黃際飛曰仁術空舉正於下句見其仁術二句解齊王之疑已畢此指有事時說君子以下又是一意指無事時說鄧雄千曰君子一段正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意只爲仁術作証盧未人曰仁術

至遠庖廚也皆推明無傷之意蔡虛齋曰見牛未見羊也則其爲不忍而非愛也不待言矣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吳蕤右曰見牛未見羊句正解牛羊何擇之難鄧退菴曰未見羊未字可味若見亦不忍矣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以未見者爲可殺故又說箇遠庖廚於禽獸三字亦有味于禽獸只好如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見未見哉鄧雉千曰死作殺時之死指南曰只一遠庖廚不見死不聞聲使能預養得不忍之心完完全全不致戕賊此正君子爲仁之術處齊王以羊易牛正合乎此此之謂仁術而無傷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齊王乃知得前日之心是不忍之心而原是吾固有底集註此意從於我心戚戚焉句內看出胡斐才曰註著不從外得最妙正明所以有戚戚之故然猶未知所以反本而推之也本是民對物言反求而推之謂推不忍之心于民也深看本字者皆失之齊王猶未知所以反本而推之故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之問而下節有輿薪秋毫之喻不爲不能之言皆爲此之故也

謹巽 王觀濤曰次段至善推所爲是啓王以擴充胡期僊曰說是能解于心而喜夫子指孟子行之指以羊易牛求之求牛羊何擇之故言之是見牛未見羊之言今按他人王自比予比孟子指南曰戚戚此句是能察識此心不從外來實是不忍之心陳定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盧未人曰有疑讀平聲作王者讀未是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是稟白鈞三十斤趙格庵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今按百鈞三千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蔡虛齋曰猶言許他說否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季亨曰言人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則比萬物爲最貴胡雲峰曰以惻隱情也自性上發出來故於人切而於物緩人之性最貴故也今按惻隱之發承天地之性句以心言推廣仁術承人之與人句以事言故字當從輔氏作而字李岱雲曰凡處事有方處都是術此仁術字與前一般蒙引謂不一例看者非吳蘇右曰何以說仁民易愛物難此不論事而論心也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輔潛庵曰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

【註翼】盧未人曰獨何與分上是喻其能愛物不能保民下是喻其不能保民之故姚元素曰孟子既

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鄧雉千曰今恩三句難得最緊切是詰他何以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亦是不論事而論心也此乃一章警策處故下文又以此再難以結之張彥陵曰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爲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茅鹿門曰功不至於百姓謂保民之功也未涉恩澤上說胡期僊曰何是何故不爲乃能爲而不肯爲不能是欲爲而不能爲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

是模樣挾以腋音亦肘腋之間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以按摩解之按摩猶非至易之事故朱子取陸善經說

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輔潛庵曰如有耳目而自視自聽有手足而自執自行固不難也吳蘇右曰按註不待外求數句須透下節勿入講

註翼 胡期僊曰異是分別盧未人曰挾太山八句從論不能不爲形狀王之不王四句指言王之不爲金仁山曰太山東岳北海去中國甚遠但以小海爲北海故漢於今青淄之間置北海郡趙註曰皆近齊故以爲喻也今按言我不能挾太山以超北海也下句亦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是尊事的意思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許六反是撫育的意思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去聲下同運轉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篇刑法也儀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中村氏曰謂至於衆叛親離而雖妻子至親亦不能保安也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

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以上解善推其所爲也輔潛庵曰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胡斐才曰此反字與前反其本反字不同言相反也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本而再問之蔡虛齋曰此推本與前面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李氏曰有故是探下大欲說

註翼 指南曰此正詳用恩之易以証上是心足以王之實而復詰王不用恩之故孫詒仲曰從來皆以推恩有序說恩意此節乃教王用恩於百姓也老吾老四句不是云必老吾老幼吾幼然後可及人之老幼乃云老幼吾老幼而即老幼人之老幼以見當用恩於百姓也今按兩及字是教以推恩之方只就人君身上說不是使人老幼斐才諸家說不可從天下可運於掌謂以吾老老幼幼之心推及之天下之老幼甚易也寡妻兄弟證吾字家邦證人字斯心老幼吾老幼之心也非泛指不忍之心也彼字指人之老

幼、晚村以吾老幼入彼字內看、不是。胡斐才諸家從
之誤。翼註曰王首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純指國言
胡期僊曰故承擧斯心句來。大過人指功業說、獨對
古人而言。蔡虛齋曰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
行事故又謂之所為。○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非善推也。李岱雲曰古之人恐只大概說、不必定指
文王矣。胡雲峰曰大抵此章九千餘言、大要只二句
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
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去聲下同錘直垂反移來正斤兩者錘移去隨物以取平者也。度丈尺也。十寸為尺十尺為丈蔡虛齋曰權度雖解作云云然實當作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為活字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

此物字作物作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人之目力量必以權之難得齊等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此物字指事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朱子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陸雯若曰謂之本然者、以本于天而非私意之所為也。今按有甚於物者謂心之應物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甚於物也。語類心差了時萬事差語今是論道理耳。非正解也。諸家引之解心為甚非是

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重長借言厚輕短借言薄

蔡虛齋曰上文既發其端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分明是含說箇輕重長短之當度在裏面蓋齊王正是輕重長短之失度者

註翼 王觀濤曰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胡期僊曰物是凡物不指一物心是應物之時爲甚比物更甚當度今按請乞也度之謂度應物之輕重長短也非謂度所以輕重長短之故也指南說非是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 王宇泰曰此與他處抑爲反語辭不同按其文意若斷若續水窮雲起故直以爲發語辭 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欲齊王以此三事度其待民之心而知其輕且短也

註翼 輔潛庵曰孟子雖引物資權度之說而請王稱量其心然又恐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舉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張彥陵曰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胡期僊曰士是戰士臣是將帥盧未人曰士臣是本國士臣諸侯是敵國諸侯李岱雲曰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眞快于心只是詰問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于心麽不然何故以殺人之事而甘心爲之也大全輔氏之說看死了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蔡虛齋曰

兩此字同都指三事李氏雲峯曰欲之所誘者獨在于是是字指與危構怨說是其心尚明於他他字自指不忍觳觫之牛之類而獨暗於此此字自指與危構怨之事蒙引於理難通

註翼盧未人曰將以求吾所大欲齊王不能擴充以合於王病根只在此一句胡斐才曰孟子極力提唱正要討出他大欲來為之截斷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金仁山曰便軟熟順意之人今按嬖賤而獲幸者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涖臨也居上臨下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縁攀附而上也

註翼胡期僊曰王以欲大而難以與人笑而不言肥甘是肥而且甘肉食之美輕煖是輕而且煖褒衣之美采色是華采之色聲音凡樂音歌音皆是供之指供五者之欲也是亦指上五者撫是安輯意胡斐才曰五足字是充足皆足之足作可字訓張彥陵曰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吳蘇右曰皆字不指諸臣指肥甘五者辟土地三句正是王天下事陶謹之曰皆足以供應而不鉄鄭雉千曰辟土地不是開墾使廣乃天下土地盡入版圖而為吾所有李氏雲曰辟土地

朝秦楚猶只在中國疆域之內故既涖中國而必又撫四夷盧未人曰以若所為是興兵二事求若所欲是辟土地四事陳定宇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集合絶長補短之謂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扶問反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形甸反下文蔡虛齋曰只是發政施仁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王天下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盧未人曰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不同下文則盡反其本矣又與此不同此是反求大欲之本於發政施仁下是反發政施仁之本於制民常產李岱雲曰時解是心為保民之本即王天下之本者未看清也

註翼　顧麟士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之意胡期僊曰甚指緣木求魚災以禍言今按得聞是欲得聞有後災之說盧未人曰小不敵大謂土地寡不敵衆謂人民弱不敵強謂兵力陸稼書曰方千里者九只是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與秦楚同為千里耶又按九以九州言蔡虛齋曰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國也指南曰反字當玩謂舍其平日所謂興兵構

怨者倒轉在根本上用功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〇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行流行也居積也蓄也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應上節末句本字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楊復所曰使天下以下皆是遠者來註兼近者說蓋發政施仁近者必先被也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胡斐才曰與首章言求利而利反不可得仁義不言利而利自在其中意同

註翼 盧未人曰發政施仁勿平看言發於政者皆施之以仁也指南曰仁即不忍之仁政字說得廣下文制產特仁政之本耳鄧雉千曰看一使字非有意使之仁政自有以使之陶謹之曰是鼓舞感動之意吳蓀右曰仕者謂仕宦之人兼已仕未仕言使天下六句以人心欲歸言末句方說到身之所歸上今按藏蓄也欲疾其君惟是疾其君也詳上下文法欲字恐衍愬告訴也指南曰赴愬者望其吊伐蔡虛齋曰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云云所謂朝秦楚涖中國就在其中矣〇今王發政施仁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胡斐才曰文法止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盧未人曰惛有二義昏昧是不能知昏惰是不能行指南曰以氣質言

【註翼】王觀濤曰末段說到制民恒產正是保民之實政盧未人曰進於是是字指發政施仁講不能進言自家不能向前徑進指南曰輔者啓廸其志所不及也明以告者如何施仁一一條陳也今按嘗亦訓試嘗試之試之于行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盧未人曰五畝百畝之產之類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盧未人曰孝弟親長之心之類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罔是欺罔羅網是鳥網細而難見謂民陷於罪由無恒心無恒心由君不制產是君使民不見刑網而陷於必死與羅網禽獸欺其不見而取之一般非謂其本心則然

【註翼】盧未人曰無恒產一節言恒產之不可無見仁政當先制產惟士爲能特影起民之非士恒產決不可無也放是始離於道辟是浸淫邪是成惡侈則益肆矣李岱雲曰放辟邪侈緊跟無恒心仍在心上說無不爲己方在事上說但有其心者必有其事故放辟邪侈自是無所不爲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去聲不費力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詳翼 盧未人曰明君二節言制產不制產之得失制
字即制度品節之意仰事二句言制產足以供
老幼樂歲二句言制產足以裕豐凶李袁一曰是故
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周聘侯曰自其病瘝斯民言
則曰仁人自其知周萬物言則曰明君指南曰制民
之產且就度民分地計口授田虛虛說必使二字貫
下四句今按終身甚言之詞非終其身之謂也胡期
僊曰樂歲是豐年凶年是五穀不熟之時張泰嶽曰
畜是養驅是驅使向前又按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
死亡則既有常產而因有常心也既有常心故驅而
之善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倡率使為善也以既有
恒心而可以為善也李袁一謂善即恒心稍差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
去聲後皆倣此○贍時念反足也取給也此所謂無常產
而無常心者也

詳翼 指南曰與上節反此亦泛言當時之君張彥陵
曰按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
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
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
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恒產○虛而言之則曰
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胡
期僊曰治作修字看今按救死恐不贍既
無恒產因無恒心也故無暇行禮義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甸反
下文

詳翼 鄧雉千曰上兩節泛言明君之得今時之弊到
此方著齊王說蓋因嘗試之請而教之反本也

○王欲行乎仁政則盡反其本而以制民恒產為先務矣滙參曰是起下不是結上陳定宇曰則盡反其本與前蓋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輔潛菴曰蓋亦反其本者言其當反本也則盡反其本者貴其何不反本也其辭固有輕重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此章雖教養兼說然養邊稍重故統以制民之產言之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疏曰孟子云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是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此字指五畝之宅一節故孟子為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私私欲也凡物之純至曰精故亦為純至之義錮鑄塞也

【註翼】鄧雉千曰此詳言制產之法乃一章之歸宿處蓋前曰不忍曰用恩曰推所爲及發政施仁都未嘗說著實事至此方擧其實言之正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張彥陵曰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饑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指南曰教雖因養而舉然亦只宜遍說不必專重養上自古論王道未有不教養兼舉者今按此說勝翼註盧未人曰老者衣帛食肉是上文老老之法黎民不饑不寒是上文幼幼之法胡期僊曰王正與上保民而王相應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六終